

70年前,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

70年前的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万隆首次举行,并在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磋商中通过公报,形成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面对殖民国家的百般阻挠和破坏,周恩来以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力挽狂澜,保证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不畏赴会险阻,彰显领袖担当

二战后,亚非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增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蓬勃发展。但是,殖民主义在亚非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新独立的国家面临许多难题,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合作。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巩固民族独立,1954年12月,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国家会议,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参加。会议选在印尼风景秀丽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因而也被称作万隆会议。自1955年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会前准备工作,考虑到了参会面临的复杂局面。参会的29个国家中,仅有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其他的21个国家,有的与新中国不曾有过来往而心存疑惧,有的甚至与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

更为惊险的是,得知中国代表团参会的消息后,国民党台湾当局策划了谋害周恩来的阴谋。4月11日,台湾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指使在香

港启德机场工作的地勤人员周驹,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经过香港机场时,在机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导致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遇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周恩来因事先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临时改变了行程,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未能得逞。

面对险象丛生的局势,党中央为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焦虑不安,提出换人接替周恩来参会。周恩来却处之泰然,凛然无畏,坚定地表示:“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4月17日,中国代表团如期抵达万隆,受到当地群众和各国记者的热烈欢迎。

展现外交智慧,拨正会议航向

4月18日上午,万隆会议顺利开幕。在18日下午至19日的全体会议阶段,大部分国

家代表的发言都表达了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谴责,呼吁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然而,由于与会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煽动和干扰,少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重提反共观点,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如污蔑共产主义是“独裁”,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等。这些发言明显偏离了会议主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中国代表团如何回应受到高度关注,处理不慎,会议将陷入混乱和分裂。

对这一突发状况,周恩来临时决定将此前准备的发言以书面形式散发,利用休会间隙,重新起草补充发言提纲。在正式发言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求同存异”理念的提出不仅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诚意,而且为化解国家



▲1955年4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间的分歧提供了有效方案,在关键时刻避免会议误入歧途。接下来,周恩来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他们对中国误解。短短18分钟的发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此后几天的会议中,各国代表对会议决议和宣言的起草问题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使会议尽可能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抵制了以反苏反共为名将会议拖入思想意识论争的企图。正如美国记者鲍大可所评论的:“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摘自《学习时报》杨慧/文)

这项法案,进口商品的税率从平均40%升至48%。

《斯姆特-霍利法案》一出台,全球为之大噪。各国政府最初的反应是抗议,美国政府却嗤之以鼻,不为所动。

于是,各国开始以牙还牙。加拿大打响了报复第一枪,将美国输加的16类产品关税提高30%。英国不仅积极响应,还动员法国和整个英联邦跟美国打关税战。与此同时,德国也加入到报复行列。

据美国政府统计,1932年美国从欧洲进口总值仅3.9亿美元,而1929年为13.34亿美元;同期美国向欧洲出口总值为7.84亿美元,而1929年高达23.41美元。美国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29年至1934年,全球贸易总量缩水达60%以上。因此,曾有人把《斯姆特-霍利法案》称为“20世纪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最愚蠢的法案”。

(综合《党员文摘》、央视新闻)

胡塞武装如何“智胜”华盛顿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4月8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胡塞武装如何智胜华盛顿”。尽管美国海军和盟友付出了努力,胡塞武装却成功封锁了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水道之一红海近两年之久。多数海运船只被迫绕行非洲好望角,这条航线更长、更迂回,而且运输成本更高。

反舰导弹系统和无人机带来的海战技术革命,使胡塞

武装有能力切断红海的战略要道曼德海峡。这种持续对峙对美国这个全球海上强国构成严重威胁。

美军第一个教训显然是技术。美国海军传统的航空母舰和其他战舰,装备了昂贵而复杂的有人驾驶飞机和导弹系统,已被证明不太适合新时代的战争。美国海军和国会研发和完善针对那些武器的反制系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第二个教训是美国海军

兵力捉襟见肘。美国被迫在红海地区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以对付胡塞武装对军舰和商船的袭击。尽管有这些强大的力量,红海实际上仍然被封锁。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性挑战也需要美国海军保持高度关注。为了应对多样化的挑战,美国要至少一个航母战斗群牢牢钉在红海地区,与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玩昂贵而危险的打地鼠游戏。这一方案代

空射无人机:战机长出“三头六臂”

俄罗斯联合飞机公司(UAC)苏霍伊设计局称,俄国防部已批准其开始生产S-71隐身空射无人机,该无人机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扩展苏-57战斗机的作战能力。

今年3月,美国RTX集团旗下一家公司进行了一次测试,测试内容是用直升机发射“郊狼”轻型短程无人机系统。此举意味着,该系统基本具备空射无人机的功能。近年来,韩国、以色列、印度等国也相继加入研发空射无人机行列。从世界范围看,空射无人机研发已按下加速键。从当前发展情况来看,空射无人机在多个方面发挥作用。

拓展感知范围。现代战场上各种威胁激增,有人侦察机及大型无人母机通

常不会进入对手防区实施抵近侦察,而且其配备的传感器类型和数量较为有限,因此在感知目标的精度、数量,获取情报的类型及能力方面存在一定欠缺。空射无人机作为“可伸出去的胳膊”,通过搭载雷达、可见光、红外感知设备等,能多批次地对战场进行大范围、长时间、全方位、高精度侦察,从而形成有效补充。

进行通信中继。空中通信中继是当前各国增强通信覆盖能力的有效手段之一。给无人机加装无线电信号转发器即可实现空中通信中继功能。空射无人机用于空中通信中继具备部署灵活、组网快速的优



▲AHX-1X 无人机

点,遇到突发情况,能迅速发射进行通信补盲。

实施电子干扰。有些空射无人机可搭载电子干扰设备,压制对手的指控信号;有的可充当电子诱饵,迷惑敌方一体化防空系统,从而为有人机及大型无人母机开辟安全通道。凭借这些让战机长出“三头六臂”的能力,空射无人机正加速飞向战场。

(摘自《解放军报》4.11)

日媒披露模拟攻击中国军舰细节

日本与美国近来在军事整合方面动作不断。日本《产经新闻》4月6日爆料称,去年2月的日美“利刃2024”(简称“利刃”)联合演习中,首次以“爆发台海冲突”为背景,演练在“统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指挥下“与解放军交战”。

《产经新闻》称,该演习中美军要求“对通过台湾海峡的解放军登陆舰队发动攻击”,“日方接受了请求,出动航空自卫队战斗机,发射空对舰导弹‘袭击’了解放军运输船”。

《日本时报》报道称,日美之间有多项针对突发事件的共同作战计划,其中关于所谓“台湾有事”的作战计划草案于2023年底完成,“利刃”的演习结果也将反

映在草案中。正式版本计划于2024年底制作完成,并将在2025年的“利剑”演习中进行实际演练,以验证作战计划的有效性。报道还称,为避免计划泄露引起反弹,日美以往在演习中使用的地图与实际国家的地形略有不同,而此次演习使用的是实物地图。

有关“日美演习首次将中国列为假想敌”的报道引发舆论风波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第一时间向日方表达严正关切,阐明真正立场。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日本和美国在军事整合方面的步伐不断加快,并持续提升装备的互操作性。

美日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动作不断。日本自卫队的进攻性军事装备此前一直受到美国的限制,但近年来美国不断在此方面“松绑”,强化日本的远程攻击能力。例如《产经新闻》提到“演习中航空自卫队模拟向解放军登陆舰队发射反舰导弹”,实际上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美制F-15J战斗机被阉割了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因此多年来只能靠国产F-2战斗机执行反舰作战,配备的也是日本自行研制的ASM-2和ASM-3反舰导弹。但近年美国宣布批准对日本的F-15J战斗机全面升级,并允许出售先进的远程武器。此外,美国还批准向日本提供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为日本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提供测试场。美国这些举动都将大幅加强日本的进攻能力。(摘自《环球时报》4.9)

美国造船延误背后

美国海军9日接连传出新一代主力舰艇建造进度拖延的消息,显示美国造船业衰落带来的影响有增无减。在此背景下,美国破天荒地与美国造船企业签署备忘录,考虑允许韩国造船厂为美国海军建造“阿利·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等主力舰艇。

据介绍,韩国此前利用美国提供的技术和核心装备,先后建造了“世宗大王”级和“正祖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它们均以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为蓝本,配备了美制宙斯盾作战系统、MK41垂直发射系统和“标准”系列防空导弹,与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在核心技术上如出一辙。

CNN报道称,“目前美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已被解放军海军超越”,而美国自身因造船厂基础设施落后和产业工人不足而无力追赶。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称,美国海军尽管早在2016年就设定了拥有355艘主力舰艇的目标,2023年更预测“需要拥有381艘主力舰艇才能应对未来战争”,但实际情况是,截至今年3月,美国海军只有295艘现役主力舰艇。韩国“每日经济”网站称,韩国造船厂单舰的建造费用只有美国造船厂的一半,建造时间只有1/3。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称,冷战后美国忽视了对造船业的投资,加上依靠政府保护和预算的美国造船企业早就丧失了竞争力,导致美国海军的舰艇建造和维修能力大大倒退。美国海军官员承认,新一代“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和两艘“福特”级航母的交付都面临严重延误。美国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建造速度也远低于预期,平均每年生产速度仅为1.13艘,低于原定的每年2艘的目标。美国海军将其原因归结于美国劳动力短缺、材料延误和造船厂基础设施老旧,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美国核潜艇的建造成本上升和延迟交付。

(据环球网)